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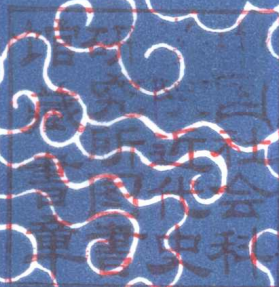
佳夢軒叢著



佳
夢
軒
叢
著

〔清〕奕 賡
雷大受校點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京)新登字206号

佳梦轩丛著

〔清〕奕 賡

雷大受 校点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经贸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23开本13.375印张 237 000字

1994年 5 月第1版 1994年 5 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

ISBN 7-5300-0085-3/K·29

定价: 11.60元

前言

《佳夢軒叢著》是一部內容豐富的清代筆記，它的作者是奕賡。

奕賡，別號愛蓮居士、墨香書屋主人、鶴侶主人，並曾自稱爲「天下第一賸物東東」。他的生卒年不詳，約生活在嘉慶、道光兩朝。父綿課在乾隆五十三年襲封莊親王，他本人生平事誼，從書中自言可知自道光十一年五月至道光十六年四月，曾官侍衛六年。在此期間，道光八年因寶華峪地宮入水，追論綿課罪並株連其子嗣，奕賡被革去頭品頂戴，後於道光十一年改授三等侍衛。至於其他事蹟則別無可考。

《佳夢軒叢著》包括十一種著述，計爲《東華錄綴言》六卷，《清語人名譯漢》二卷，《歌章祝詞輯錄》二卷，《謚法續考》一卷，《本朝王公封號附異姓公侯伯》一卷，《封謚譚清》一卷，《侍衛瑣言》一卷，《補遺》一卷，《管見所及》一卷，《補遺》一卷，《寄楮備談》一卷，《煨柚閒談》一卷，《括談》二卷，共二十一卷。

《東華錄綴言》係奕賡讀蔣良騏《東華錄》時所記的讀史隨筆。這些隨筆本是附在他所校讐並重鈔分卷《東華錄》每卷之後的，後因卷帙過繁，力不能刻，乃將《綴言》另錄一通，

始成此書。蔣氏《東華錄》止於雍正朝，而《綴言》所記諸事，已下至乾隆、嘉慶兩朝，兼及道光，兩書下限並不一致。《綴言》六卷，共記事二百餘則，內容廣泛，典章制度，人物爵里生平，民俗，以及邊疆藩服，均有所記述。

《清語人名譯漢》上下二卷共記滿族人名一〇六一個，音義對照，從中可以得知這些用做人名的滿語原來涵義。如「鄂碩」是指架鷹的三指皮巴掌，而「墨爾根」則是智的意思。《歌章祝詞輯錄》亦分上下二卷。上卷所輯爲祭祀壇廟等處及宮廷典禮所奏樂章之歌詞。其中有爲《清史稿·樂志》中所未載者，亦有詞句不盡相同者。下卷所輯爲祭天、地、太廟、堂子、四嶽、四鎮、四瀆等處諸神之祝詞。其中祭堂子神之儀式及祝詞，爲研究滿族風俗之絕好材料。

《諡法續考》一卷，奕賡編撰此書在於續王士禛之《諡法考》，書中按得諡者之生前爵位官職，分別記錄了自清初至道光時之王公貴族大小官員共四九三人。

《本朝王公封號》一卷，先概述封號之演變，然後按爵次之高低，分別記錄了受封爲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異姓王、公侯伯，凡一三三人。

《封諡繙清》一卷，先列清代帝王陵號、年號之滿語音譯，然後就親、郡王之封號諡號以及諡字逐一記錄了滿語的音譯。封號與諡字之滿語，自清初至道光時已「今昔不同」，

而「先年之封諡已繙者未改」，作者有見於此，故錄成此書，自云雖非全豹，但可窺一斑。如恭親王滿語爲恭納楚克，賢字則繙爲額爾德蒙額。

《侍衛瑣言》一卷，《補遺》一卷，在《叢著》中最具特色。奕賡雖生長貴邸，平日却留心本朝典制，在充當侍衛六年期間，對清代的侍衛制度以及他本人值班備差薪俸收入等項事宜均有具體的記錄。清代筆記甚夥，《嘯亭雜錄》、《聽雨叢談》等書最爲人稱道，然所載有關侍衛一職的記敘，遠不如本書之詳盡。至如書中所言侍衛人員之不學無術，竟有「令家兄」、「我的敝令正」等稱謂，侍衛間之驕下詔上，大門侍衛之仰望乾清門侍衛有若天上神人，二者相遇，一則「仰面噓氣，濶步疊腰，微謙而過」，一則「鞠躬屏氣，低眉獻媚，企承後塵」，以及遇散管差使時之以衣帽取人，不敢查問，「若遇當道者，反被喝責，自覺大腸發痒」之丑態，足以說明當時官場之惡習及社會之風尚。

《管見所及》一卷，《補遺》一卷，爲作者平日於耳目所得，錄存以備翻閱的筆記。此書共記事一四九則，內容相當廣泛，官制兵制，旗人習尚，時事民謠，靡所不有。這些隨筆，不但有資談助，而且史料價值甚高。如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時官軍前去鎮壓，當時流傳有「賊至兵無影，兵至賊無踪，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賊至官兵不見面，賊去官兵始出現」等民謠，可見當時所謂征剿之實際情況。鴉片戰爭時，命將出師，奕山、

奕經分別征廣東、浙江，但二人均爲富貴膏粱，唯以貨、色爲事，奕山因廣收翠玉，至有「翡翠將軍」之號，而奕經妓不離營，故有「琵琶將軍」之稱，謂其抱肉琵琶也。奕經又因收金子、要銀子、養兔子、嫖婊子、請翎子、怕鬼子，被人譏爲「六子將軍」。又如宗室品類不一，良莠不齊，道光朝時王公貴族不但開設茶館，鬪賭蟋蟀，登場度曲，甚至在尼姑廟挾幼尼飲酒吸鴉片煙。荒誕無聊竟「人人以趙姓自居」，市井上遂有「巴達棍趙二、母猪趙二、忘八趙二、雞屎趙二」類的稱號。凡此種種記載，皆爲他書所無而又爲別人所不忍言者。

《寄楮備談》一卷，記事一六二則，同樣是一部有關典章故實的筆記，作者輯錄成冊，寄之楮墨，以備談柄，故取此名。書中所記御製槍砲之名、旗營綠營武具之名，皆爲尋常記載所不及者。又如記紀曉嵐代彭元瑞完成避暑山莊萬松嶺對聯一事，可稱爲楹聯佳話。彭構思只得上聯「八十君王，處處十八公，道旁介壽」，苦難其對，乃馳函乞紀成之，紀對以「九重天子，年年重九日，塞上稱觴」，足見紀昀之才思敏捷。

《煨柸閒談》一卷，篇幅不廣，只記事四十八則，然所記朝野諸事亦頗有可觀者。如乾隆間台灣天地會初起時，地方官府爲避免處分，化大爲小，上報時改書爲「添弟會」，及林爽文起義後始查明改字之故。又如記鴉片戰爭時裕謙死難，其僕人余升上控提督余步

雲擁兵不救，致使主人失城殉節一事，可補史傳之不足。

《括談》上下二卷，記事一三五則，房山石刻，歷代錢法，民風國典，植物俗稱，均有所談述。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所記澳門傳鈔的一篇新聞，內容爲有關英俄兩國在亞洲進行侵略擴張的動態，可見奕賡留心時事，視野較廣，決非渾渾噩噩之輩。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佳夢軒叢著》之史料價值，決不亞於《嘯亭雜錄》、《聽雨叢談》諸書，正如此書在刊刻時田洪都氏所寫《序文》指出的那樣：「皆爲尋常記載所不及，而語必有徵，足以參史，蓋能讀《實錄》、《會典》、《八旗通志》等書，見聞復廣，隨事留心，勤於記載，禮俗並陳，宏纖畢具，單辭碎語，皆關考證，可謂耶律儼之流亞矣！」作者的文筆亦頗不惡，《侍衛瑣言》中有其一篇《茶房銘》，雖屬游戲之作，但寫侍衛茶房情景則維妙維肖。又如用「大腸發痒」一詞，狀侍衛遇散管之差被當道者喝責時的窘迫之態，讀時令人發噱。

全書難免有疏誤不實的地方，除田氏在《序文》中所指出的幾項外，如在《東華錄綴言》中記湯若望時所談之能貯存語言並可遠持千里之「語筒」，叙鄂羅斯汗後嗣皆以女傳，在《括談》中記人死必掐時辰，人死有殃等事，或屬傳聞失實，或爲迷信不經。但瑕不掩瑜，無損於該書在清代筆記中之地位也。

此書原爲鈔本，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始刊刻，當時雖曾詳校，但尚有訛誤，此次予以更正。在校點《叢著》時，孫文決同志對其中的《寄楮備談》、《煨柑閒談》、《括談》等書曾進行了初校。由於我們水平所限，如有錯誤，尚祈讀者指正。

雷 大 受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

大受校點此書花費了不少心血，惜未能出版他就于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病逝，令我悲痛萬分。北京古籍出版社楊璐同志題寫挽聯：『叢著須付梓，否則編輯何以爲編輯；夜台望承風，看來先生畢竟是先生！』在出版社支持下此書現得以正式印行，不僅可告慰大受的在天之靈，也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袁 賢 書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目 録

東華錄綴言	（一）
田序	（三）
自序	（七）
東華錄第一卷綴言	（八）
東華錄第二卷綴言	（一二）
東華錄第三卷綴言	（一六）
東華錄第四卷綴言	（二三）
東華錄第五卷綴言	（二八）
東華錄第六卷綴言	（四二）
侍衛瑣言	（五九）
自序	（六一）

侍衛瑣言.....(六三)

侍衛瑣言補.....(七〇)

管見所及.....(七九)

管見所及補遺.....(一〇八)

寄楮備談.....(一二五)

自序.....(一二七)

寄楮備談.....(一二八)

煨柚閒談.....(二四九)

括談.....(二六三)

括談上.....(二六五)

括談下.....(二八八)

歌章祝詞輯錄	(一九九)
歌章祝詞輯錄上	(二〇一)
歌章祝詞輯錄下	(二四七)
清語人名譯漢	(二七三)
清語人名譯漢上	(二七五)
清語人名譯漢下	(三二三)
謚法續考	(三四七)
自序	(三四九)
謚法續考	(三五〇)
本朝王公封號	(三八七)

佳夢軒叢著

四

封諭繙清.....(四〇三)

自序.....(四〇五)

封諭繙清.....(四〇六)

東華錄綴言

當民國二十一年夏，燕京大學圖書館以重金從舊家購得稿本《佳夢軒叢著》十一種，爲《東華錄綴言》六卷，《歌章祝詞輯錄》二卷，《謚法續考》一卷，《本朝王公封號附異姓公侯伯》一卷，《封諡緇清》一卷，《清語人名譯漢》二卷，《侍衛瑣言》一卷，《補遺》一卷，《煨柸閒談》一卷，《括談》二卷，《管見所及》一卷，《補遺》一卷，《寄楮備談》一卷，都凡二十一卷。初無總名，以書中有「佳夢軒」之名，爲題曰《佳夢軒叢著》。其書皆未署姓名，唯于序、跋中分題愛蓮居士、墨香書屋主人、鶴侶主人。觀《東華錄綴言》卷三，記「聖祖御書清慎勤三字」條，自稱曰賡，又卷五，記「十六阿哥允祿」條，稱：「余先父綿，諱言果，承嗣襲莊親王之爵」，又《寄楮備談》，記「閑散宗室賞四品頂戴」條，稱：「余於道光八年革去頭品頂戴，至道光十一年授三等侍衛，余卽戴用三等侍衛五品水晶頂。」考之《清史稿》列傳六「承澤裕親王碩塞傳」云：綿課，道光六年薨，諡曰襄。子奕賚嗣，八年以寶華峪地宮入水，追論綿課罪，降奕賚郡王並奪諸子奕胜、奕叙、奕興、奕賡職。王先謙《東華錄》：道光八年九月癸亥諭：「奕賚已有旨降爲郡王外，奕胜著革去不入八分輔國公，奕叙著革去鎮國將軍委散秩大臣，奕興著革去輔國將軍，奕賡著革去頭品頂戴」，乃知其人卽奕賡也。其行誼，于《侍衛瑣言》中自言：「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六年官侍衛者凡六年。」此外別無可考。諸書序跋多作于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書中記事亦及道光丙午而止。

《東華錄綴言》間有注語稱補者，以《侍衛瑣言補》之例例之，當亦奕賡自補，所補亦不及道光以後事。然此諸書寫本乃諱及貯字淳字，豈奕賡後曾經歷文、穆兩朝歟？近人《瓜圃敘錄》有觀成所作《重訂東華錄綴言跋》，稱奕賡爲莊襄親王世子，而《東華錄綴言》卷三，稱「余幼弟奕賡襲爵」，目之曰幼，蓋以別于諸弟也。考《清史稿》皇子世表四，奕賡爲綿課第十三子，奕勝第四，奕訥第七，奕勳第九，而不及奕賡。度奕賡或綿課長子，不然，觀成不應以世子稱之。若其《管見所及》中，稱今上道光紀元之初，先君子六十生辰，則其年在道光末，當已五六十矣，則此諸書寫本，或爲後人寫定，亦未可知？惜不得耆舊熟知先朝事者一質之，然手稿既不可見，則視此定本如稿本斯可矣。此《東華錄綴言》六卷，自序謂就蔣良騏《東華錄》校讐，重鈔分爲六卷，每卷附綴言數則，後始將綴言別錄一通。然據觀成所爲跋，則謂《東華錄》重訂之本，與蔣《錄》同傳，以卷帙過多，力不能刻，乃摘後附綴言，先付剞劂，是《綴言》已有刻本矣。然徧訪之弗獲，何也？《重訂東華錄》體例如何不可知，據《瓜圃敘錄》，有奕賡道光戊戌所自作《重訂東華錄序》，謂所謂《東華錄》者，善本既不可得，因就市本逐條考證，參以《開國方畧》及《通志》《會典》傳記諸書，題曰《重訂東華錄》。然則重訂者不止校讐訛誤，且就各條加以考證，綴言則不過每卷後數條而已，然此本《綴言》六卷。哀然成帙，以與蔣氏《東華錄》對勘，卽逐條